

## 【手术刀---六】

龙番市火车站，周一下午的繁忙并不逊于周末的高峰，大宝在出站口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四处张望，进站列车的牌子上，自己要等的那列显示已经到达。

距离大宝从五慧回来已经过了5个多月，龙番此时正是夏末秋起的时节，傍晚十分已经能够感受到掺杂在日头蒸腾下丝丝刮来的秋爽，只是此时此刻站在中午人声嘈杂的到埠大厅里，大宝完全感受不到丝毫秋意，她脸颊涨得通红，正两只手交替的在脸前扇着风，几根发丝随着扇来的风微微拂动。

然后她看见远处出现了两个在人流中挨得很近的高挑身影，个高就是好啊，大宝一边想着，一边使劲踮起脚尖冲着他们挥手，

“林涛！老秦！这边！”

两个人似乎也看到了她，林涛跟着挥了挥手，朝这个方向走过来，大宝看着他们就好像溪流中两块紧紧相贴的卵石，混乱的人流并没有冲散他们，两个人始终挨得足够近，保留着细微的距离，但也挤不进任何外力。

三个人走出车站，迎来送往的车流汇聚成了一团，毫无章法的散乱在路上。停车场在修新的出入口，所有车辆现在都要从眼前这条杂乱无章的路上进出，大宝让他们等在这里，自己先跑去取了车。

林涛却不觉得眼前的路况杂乱，他觉得这个城市无论什么样子，在自己眼里都是熟悉妥帖的。他有些出神的四处看着，车站还是那个车站，似乎东边建起了新的楼群，正午阳光下毫无秋意的微风拂过脸颊，却依旧让林涛感受到了一丝两年间久违的季节更替，和那天自己坐在马路边一样，林涛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屏住呼吸，然后再慢慢的呼出来。

“这是家的味道。”林涛环顾一周以后，眼神最后落在了身边人上，有些自言自语的说道，

“终于回来了。”秦明也仿佛自言自语的回应，

“是啊，终于回来了。”林涛笑着看向他，

“这回你想听什么，我都告诉你。”

“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一件一件慢慢说。”秦明也看向林涛的眼睛，

“我真想抱抱你。”林涛看着日光照射下有些通透的秦明，眼神泛起一层迷蒙，心里跟着一阵躁动，

“这里不行。”不知道是因为林涛此时的眼神，还是因为这句话搅动了回忆，又或者是因为依旧有些炎热的气温，也可能是因为正午阳光的些许毒辣，秦明的耳廓染上了一层红边。

大宝此时已经把车开了过来，她看着林涛先拉开了车后座的门，让秦明坐了进去，然后又把两个人的书包放进了后备箱，之后才自己坐到副驾驶上绑好安全带。

“辛苦了宝哥，等半天了吧？”

“你可是大功臣，宝哥我亲自接驾，够意思吧。”

“太够了。”

“走吧，局里都等着你呢。”

“等我？”

“这还不是为了一堵英雄的风采嘛。”大宝笑嘻嘻的说着，

“哎呦可别折煞我了，我没那么伟大。”

不过大宝说的不错，林涛虽然人没有立刻回到龙番，但是消息早就传遍了局里，二审最终落下原判终审的法槌虽然他们都没能亲耳听到，但并不影响高涨的热情，甚至还给他办了个小型的欢迎表彰会。

原本一直跟着林涛的行动队表彰会刚一结束，就把他团团围住，左一句右一句说的停不下来。

从刚刚在车上就几乎一言不发的秦明，此时依旧安静站在一旁，看着林涛。这个画面太过于熟悉，林涛此时站在视线可及的范围里，让秦明再一次真切林涛回来了的事实。

他不自觉的勾起了嘴角，眼神刚好扫过来的林涛捕捉到了这个弧度，也冲着他笑了笑。旁边的大宝看看似乎是在回忆着什么的秦明，又看看人群中的林涛，眼镜片下又一次发射出了打量，然后抿着嘴意味深长的点了点头。

林涛留在瑶庆等待二审的一个多月里，秦明去看过他一次。

那天秦明到他暂时借住的宿舍时，林涛人没在屋里。

得知了二审的日子定下来以后，林涛第一时间就给秦明打了电话。秦明考虑了一番，还是决定去看看他。周六一早他到车站直接买了票，然后才告诉的林涛。

林涛这段时间也一直忙于二审的准备，那天他还需要参加准备会，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赶上去接他，秦明便也没让他接，从车站直接去了林涛的宿舍，省院的宿舍就在之前参加审理的主楼后面，对秦明来说并不难找。

秦明到了门口敲了敲门，见没有反应，知道林涛应该是还没有散会，便把手里的书包放在了脚下，自己靠在门边。

楼道的尽头是一扇落地的窗户，此时阳光很好，一道狭长的亮黄色光影笔直的投射进来，一直延伸到秦明的脚下，虽然直视着这道亮黄色还有些刺眼，但秦明依旧看了一会，这种将空间映的温暖透亮的日光，就像林涛的气息。

周末的宿舍楼道进进出出的人也不少，有的人会看看站在门边的秦明点头表示一下问好，因为林涛之前在省院宿舍成了名人，所以也会有人看到秦明站在门边时问一句在等林涛呢。

秦明不禁回想起刚才找到传达室时，报上自己的名字还没来得及说要找谁，立刻就被传达室的大爷非常热情的给请进了门，还一直叮嘱他，林涛一早就来跟自己说了好几遍，二楼楼梯一上去左转第三间就是他的屋。

秦明不禁扬起了嘴角，林涛还是那个林涛。和他不一样的善于与人接触，和他不一样的不吝与人沟通。但就是这样，才是自己喜欢的那个林涛。

想到喜欢两个字，秦明又想起了林涛信里的那四个字，有些微微红了脸，楼梯附近跟着传来了非常急促的脚步声，然后就看见几个星期不见，发丝又生长的有些杂乱的林涛手里拎了两个大袋子，一脸焦急的带着欣喜小跑了过来。

“等很久了吗？”林涛一边掏出钥匙打开门一边又从手里挤出地方拿起了秦明的书包，让秦明先进了屋，

“没等多久，我也刚到。”秦明看着把东西一股脑全堆在了桌子上，又小心翼翼的把自己的书包放在沙发上的林涛，这才打量了一下宿舍。

宿舍比想象的要大一些，有一张能坐3个人的小沙发，一张比普通单人床要宽一些的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柜子和一个紧凑的洗手间。

秦明回神时，林涛正端着一杯水递到秦明眼前，秦明接过水杯，然后看着林涛一件一件的从口袋里往外拿着东西。

原本洗手间里的东西非常简单，琉璃台上只放了林涛的牙具和一个刮胡刀，门后面挂了一条毛巾，沐浴喷头下也只放了一瓶洗头水。

除此之外，唯一特别的，就是琉璃台的刮胡刀旁边，还有一把手术刀。那是林涛之前随便编了个理由从郑主任来省院时带的工具箱里要来的。

手术刀对林涛来说就好像是秦明，无论什么形式的呈现，从五慧的店名到瑶庆的是琉璃台再到眼前的人，是林涛一点一点具象一步一步走近的牵挂。

不过林涛此时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东西在秦明看来几乎可以开一间杂货铺。

牙膏牙刷水杯和漱口水，刮胡刀和剃须膏，新的香皂洗头水沐浴液和定型喷雾，一把梳子，一双拖鞋，两条新的浴巾，最后林涛甚至拿出了一包一次性男用内裤。

原本空空荡荡的浴室立刻被这些东西塞得满满当当，但林涛并没有停下来，他把浴室塞满以后，又开始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其他东西，秦明看着一盒又一盒被放在桌子上的各种咖啡，然后又出现了几个罐装的，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走到桌边放下了水杯，

“我只是来借住一个晚上。”

林涛却很认同的一边点着头一边说着，

“我知道，不过我这里什么都没有只能现卖，希望没落下什么，条件有限我也只能买到速溶咖啡，店员说罐装的更好...”

林涛话没有说完就对上了秦明眼睛，此时那双眼睛看起来好像是被施了魔法的水晶球，让人移不开眼。

从进来到现在，还没来得及认真的看过彼此。

确切的说从两年前到现在，都没机会认真的看过对方，五慧的一切都发生的太过匆匆，以至于一遍遍深刻过的回忆都不能弥补那一丝悄然的遗憾，秦明此时看着眼前的人，感觉时间被无限的放慢，慢到他觉得这个时刻已经被定格。

两个人就这么静静的站在屋子里，静静的互相望进眼里，眸子细微的抖动仿佛是在上面雕刻着对方的脸庞，不断膨胀的眷恋让眨眼时的瞬间空白都显得冗长多余。

窗外的阳光洒进屋子里，照的室内通亮还带着热意，长久的沉默中，屋子里此时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呼吸声从最开始的均匀平稳一点点变的急促，林涛觉得自己的心跳此时仿佛已经飞速向前的列车，那个五慧夜晚的嘈杂中只能听到自己心跳声的有力感又一次涌了上来，那段他一遍一遍深刻过的记忆不断在脑海中翻腾，他不由自主的伸出双臂，将眼前的人紧紧的抱进了怀里。

似乎对这个举动毫不意外，秦明几乎是同时伸出手回抱住林涛宽阔的背。

这个拥抱仿佛要将彼此融为一体，有力而深沉，耳垂边脖颈上不断被对方带着热意的急促呼吸掠过，秦明感觉意识开始有些涣散，随着每一次擦过的热意自己的心跳都更加用力，血脉仿佛不断上涌的湍流贲张在脑海，他将脸深深的埋进了林涛的颈窝。

似乎是感受到了秦明的举动，林涛微微松了手，双臂自然下滑到秦明的腰间，再收紧，把人紧紧的箍在了身前。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着急，而是等着颈窝里的人慢慢抬起头。

秦明的眼睛此时带着些许的雾气，感受着腰间温柔而紧贴的缠绕，他将右臂从林涛的臂弯间抽了回来，轻轻的捋了捋对方散乱的发丝，

“头发又长了。”

“嗯，二审前还要去理一理。”林涛对秦明这个细微的动作十分享受，微微眯起眼，

秦明的眼神随着手指向下，拂过林涛的眉骨，眼角，脸颊，

“你瘦了。”

“你也是。”林涛说着又紧了紧自己环在秦明腰间的双臂。

“二审的准备工作很辛苦吗？”秦明的拇指薄薄的擦过林涛眼下的一小片青黑，

“你又加班了吧？”林涛没有回答，而是探过头来仔细的看着秦明的眼睛，

“都有血丝了。”

秦明也没有说话，他的手指顺着脸颊继续向下，拂过了唇角，最后停在了唇线下今天并不刺手的下巴，

“刮了胡子。”

下一秒，秦明感觉自己的嘴唇就被另一个同样的柔软贴了上来。和自己那时的蜻蜓点水不同，这是一个真切实在的吻。

带着温热的柔软离开的瞬间，秦明在擂鼓的心跳中甚至泛起了一丝失落，

“怎么样？胡子刮的还可以吗？”林涛轻声问道，

秦明似乎是回味了一下刚刚的触感，然后点了点头，

“很好。”

随着话音落下他自然的闭上了眼睛，柔软的触感再一次覆盖了上来，如约而至分秒不差。

和刚刚的吻不同，这一次是带着自信的占有，林涛有些急促的呼吸中掺杂着秦明的气息，唇齿间的厮磨仿佛不断撩拨在意识回弦上的手，让人沉沦的快感如音律般扩散开来，无限的冲荡，让秦明感觉有些喘不过气。

感觉头脑涨的有些发昏，脚下也在隐隐发软，对方似乎有所察觉的停了下来，秦明抵着林涛的额头，看着对方睫毛下高挺的鼻梁大口的喘着气，然后抬起头看向他。

林涛的眼里写着爱恋，他凑近了秦明，声音很小，却贯耳如雷，

“秦明，我想你。”

无数次在纸上读到过的三个字此时从自己魂牵梦绕的声线中敲进了耳膜，秦明的眼睛在瞬间蒙起了水汽，他双臂环绕过林涛的脖颈，整个人紧紧的贴了过去，他将脸埋在林涛的肩上，一句细碎的呢喃在林涛耳边低语，

“那就不要再一声不响的离开。”

秦明心底最复杂的这一丝情绪终于在理智被爱意的冲荡下放开了防线，说出了口。

他理解林涛的选择，他也接受林涛的选择，他甚至相信如果是他自己也会这么选择。

但他依旧不安，他始终害怕分离，几个星期前那个证人席上的身影，明明近在咫尺，却还是遥远的像是天边。

秦明又收紧了自己的双臂，脸也埋的更深，他就是像是小孩子害怕自己最喜欢的玩具被拿走一般，紧紧的抱着林涛，真切贴合的体温让他安心，他想要贴的再近一些，再紧一些。

林涛低头，带着疼惜，在秦明的耳根处印下了一个吻。然后他抽回一只手，轻扶起秦明的脸，看着那双依旧水汽迷蒙的眼睛，深情的吻了他的眼角，

“我答应你。”

然后又一次吻住他的嘴唇。

和刚刚的占有不同，这个吻缠绵细腻，像是在安抚着又像是在承诺着，秦明觉得唇上传来的轻柔仿佛细细的吻在了自己的心上，两年间的疲累不安被一点一点聚集流淌的浓烈爱意包裹，秦明清楚这份包裹在同时浸润着两个人苦涩。

好不容易得来的独处，愈发难舍难分的唇齿痴缠，被不合时宜的敲门声扰了清静。林涛是想要无视这个声音一样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敲门声又一次响起，秦明



有些艰难的伸出手捧住林涛的脸然后自己轻轻向后让出了一些距离，看着林涛甚是委屈的眼神，突然有些想笑，他微微的摇了摇头，示意他去开门。

终于等来这个互诉衷肠的机会却被人打断，但是秦明的话又不能不听，林涛有些懊恼的揉了揉头发，秦明在林涛开门的时候隐在了墙后，

“林涛，这边还有几个二审要用的核证需要跟你对一下……”一个声音随着开门响了起来，

“你脸怎么这么红啊？不是生病了吧？”门外的声音升了半个音阶，

林涛尴尬的清了清嗓子，

“我没事，这不是刚从外面回来吗。”

“没事就好，要是有不舒服你可得提前跟我们说，赶快走吧都等着你呢。”那人没有注意到林涛语气里的心虚，

“我...”林涛迅速从脑海中拽出一个理由，

“我拿下钥匙您稍等。”

门又短暂的关上了，林涛一边从堆满了东西的桌子上翻出钥匙，一边转身在秦明的唇边轻轻吻了一下，两个人这才意识到对方的脸都红的像是腊月里怒放的红梅，林涛看着这样的秦明实在是舍不得走，拉起他的手细细的摩挲，

“等我回来，很快。”

“正事要紧。”秦明看着原本已经准备出门的林涛掉头回来在自己的唇边又吻了一下才急急忙忙的跑了出去，

“拿个钥匙也这么半天，跟大姑娘出门似的。”门口响起了调侃声，

“我这不是桌子太乱了嘛王哥。”林涛说着有些意犹未尽的舔了舔嘴唇。

门外的对话声已经走远，这一次仿佛被抽走了全部力气的人换成了秦明。他在床边坐下，胸口还在猛烈的跳动，秦明顺势躺了下去，他静听这个狂跳，感受这代表着爱情的最纯粹节奏。

林涛再回来的时候太阳早已完全沉落在天边，核证会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都要落实到标点，这段时间林涛也一直为二审紧绷着神经，昨天他连夜赶了一份报告，以至于今天早上半梦半醒间差点儿错过秦明的电话。

瑶庆此时也还处在夏季，这也使得在夏季里生活了两年的林涛对时间的概念仿佛还在五慧一般有些模糊，虽然他一直惦记着秦明但也依旧表现出了专业的态度，核证会刚刚结束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外面已经黑了天，几乎是夺门而出的跑回了宿舍。

打开房门的瞬间，却所有的动作都随着只有一盏黄色台灯亮着的屋内而慢了下来。

轻手轻脚的走进屋里，柔黄的灯光染着此时已经熟睡的人。秦明在床上缩成了一团仿佛一只猫咪，手里还拿着一本读了一半的书。虽然夏季的夜晚气温并不算低，但是睡着了还是会觉得有些发冷。

林涛轻轻打开柜门，在灯光几乎照不进的柜子里面凭着记忆摸出一张薄毯，小心翼翼的盖在秦明的身上，自己也跟着坐在了床边。

秦明细密的睫毛像是一把展开的羽扇，均匀轻柔的呼吸就像他一直以来的从容，林涛静静的看了一会，然后又小心翼翼的把秦明手里的书拿了出来。

书里还夹了一张纸，林涛把那张纸抽了出来，展开。是自己那天被老李叫去院子里赏月后写的信，原来还真的在已经给了秦明的那些里。想到秦明已经读过，林涛突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刚想合上，却看见下面似乎还有几行不是自己的字，他把纸凑近了台灯，看清了秦明的字。

林涛一个字一个字认认真真的读了两遍，然后他合上了那封信，重新夹回了书里。

心底被信里的话又撩起了波澜，林涛继续静静的看着还在睡着的秦明，柔黄的台灯让秦明泛着暖色，林涛移不开眼，他不自觉的伸出手理了理秦明耳鬓边的几根发丝，似乎是被这个动作的触感唤醒，秦明微睁开眼。

“你回来了？”

“碰醒你了？”

秦明依旧半眯着眼睛，不算强烈的台灯还是晃得他皱了皱眉，然后轻轻的摇了摇头，

“最近工作很多吗？”林涛一边问着一边也在床边侧躺了下来，右肘撑在床上，右手托着右耳，替秦明挡住了让他有些睁不开眼的亮光。

“还好，有一些报告要写。”秦明这段时间其实也很忙，手里刚结了一个案子，二审需要用到的一些文件他也在帮着整理。

此时秦明眼里的林涛被台灯的柔黄再次镶上了金色的轮廓，和两年前那个告别的身影仿佛重叠在了一起，他不自觉的将身子向前蹭了蹭，贴向了林涛的怀里。随着体温的靠拢，腰间被手臂环绕，秦明感到安心，他有些心满意足的又向林涛的胸口贴紧了一些。

在充满着林涛气息的房间里，秦明睡的十分安稳，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他也没有在意手里的书读到了哪一页，被属于林涛的真切气息围拢，秦明无暇顾及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感觉胸口处被温热的呼吸规律拂过，林涛低下了头，怀里人的发梢蹭在他下巴上有些微痒，

“没想到会去这么久，你饿吗？”林涛小声的问着，

“我不饿。”秦明的声音因为过于靠拢在他怀里而显得有些发闷，

“你都瘦了。”林涛环在秦明腰间的手此时轻抚着秦明的背部，

“你也是。”秦明此时抬起了头，然后往上蹭着，直到眼睛几乎和林涛平视，

“想吃点什么？”林涛带着笑意看着他，手拨弄着秦明的头发，

“听你的。”秦明此时已经又有些慵懒的闭上了眼，

“你要是困就再睡会吧，晚饭不着急。”林涛看着秦明还未睡饱的困意，伸直了自己的右臂，让秦明枕在上面，自己也跟着躺下，秦明把盖在自己身上的薄单打开，也盖过了林涛，手顺势搭在了他的腰上。

林涛凑上前去，将整个人环抱在自己的怀里，怀里温热的体温也熨帖着他这段时间准备二审的倦乏，不知不觉间他也睡着了。

再次醒来时，台灯的柔光已经不再是屋子里唯一的光源，林涛在黎明中已经能大概辨别出墙壁上的挂钟，时间写在不到5点。

林涛转过头看了一眼窗外，天边擦起了淡淡晨光，似乎是感受到了他的动静，怀里传来了秦明的声音，

“你醒了？”

“什么时候醒的？怎么没叫我？”

“我也刚醒。”秦明依旧贴在林涛的怀里，声带也仿佛刚刚苏醒一般，声音酥酥糯糯。林涛的体温就像是他的摇篮曲，秦明已经很长一段时期没有过如此安稳的睡眠。

“别太累了。”林涛有些疼惜的轻轻拍着秦明的后背，

“你也一样。”秦明说着抬起了头，

“你昨天走了以后我看了几份桌子上的报告，都是你改的吗？”报告里密密麻麻的写满了修改内容，

“有些是有些不是，为了能踏踏实实的回去，我可是拼了小命了。”林涛带着笑意，

“二审你会来吗？”

“嗯，和郑主任一起。”

“那我们可以一起回去，”突然想到昨天信上那几句秦明写下的话，林涛在秦明的头顶吻了一下，

“然后你想听的话，我都说给你听，一句一句，好好的说给你听。”

“一言为定。”

思绪闪回，林涛依旧被人围的里三层外三层，最后还是谭局让他回家看看的话把他解救了出来。

林涛在车上无数次的进行了心理建设，他想象着或许会和爸妈痛哭成一团，又或者他拍着老爸的肩再帮老妈抹掉眼泪，又或者三个人紧紧的握着手，谁也说不出话来。

一路上林涛的脑海里演过了无数的可能，他甚至紧张的在门打开前搓着手，但是开门的瞬间，没有任何一种他预想的情况，老妈手里正拿着个鸡毛掸子，抬眼轻轻的看了一下，

“你还知道回来啊。”

厨房里适时的传出了磨刀的声音，林涛知道这是他爸最喜欢的那块磨刀石，

“妈.....我回来了.....”林涛显然没有预见到这个欢迎方式，语气都透着心虚，紧接着鸡毛掸子就像追在身后的暴风雨，

“你还知道回来！两年多了逢年过节的都不知道来个信儿！儿大不由娘是不是！”

林涛慌乱的躲着身后不断扫来的鸡毛掸子，一边说道，

“妈！妈！这里肯定有误会！”

“什么误会！外省看来混的挺滋润啊！大宝还跟我说你立了个什么功，立功了不得啊？百善孝为先！”

“妈！这真的是误会！”

大宝仿佛回到自己家一般坐在餐桌旁，随手抓了把瓜子，一边磕着，一边看着靠在窗边的秦明，

“老秦，真的不用劝劝？”

秦明看着慌乱躲避的林涛完全没有了刚才等在门外时的复杂情绪，又看了一眼大宝，

“当时你不也捶了他好几拳。”

大宝不知道自己是该哭还是该笑，

“你这人还挺记仇。”

说着也不理秦明带着鄙夷的视线，看着林涛又一次从身前跑过，开了口，

“阿姨，您慢点，林涛他皮糙肉厚的，您可别闪了腰。”

“你们真的都没人帮着劝劝？！”

从刚刚在局里众星捧月直接跌到了父母手中的地心，林涛感觉或许自己对父爱母爱的理解被五慧的两年热出了偏差，虽然他们还是给他烧了一桌全是他爱吃的菜，虽然后来送秦明回家的路上听到“其实叔叔阿姨没少偷偷的擦过眼泪，只是不愿意让这个情绪感染你”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是红了眼眶。

送秦明回家的路上人不算多，从林涛到秦明家的路两年间没有任何变化，他们特意从小道步行回家。

夜幕下只有路灯亮起的窄巷子，两个人毫无顾忌的牵着手，林涛看着一个又一个走过的路灯，光影交错，秦明的脸也跟着清晰模糊再清晰模糊，林涛停了下来。

“怎么了？”

“还是算了，已经晚上了，早上还合格的胡子，估计现在已经不合格了。”

秦明左右看了看，小巷子此时空空荡荡的，只有他们两个人互相交缠的影子映在路灯交错的光影里，他凑了上去。

只见原本交缠的影子贴合的更加紧密，

“是不合格了。”秦明微微喘着气，唇边还残留着被细密胡茬亲吻过的刺痒，

“那怎么办？”林涛抱着怀里的人小声的问着，

“.....你要留下来吗？”秦明声音更小的问道，

“好啊，”林涛舔了舔嘴唇，

“明天你可以再亲自测试一下合不合格。”

秦明庆幸灯影的交错不会显得自己过于脸红。

还是那天早上，秦明其实已经帮林涛刮过了胡子。

当时两个人挤在不大的浴室里，刚刚洗过澡的屋子里，镜子上的水雾虽然已经褪去，但有限的空间里还充盈着水汽，秦明的发梢不时还会聚拢细细的水滴。

林涛让秦明坐在琉璃台上，双臂环在他的腰间，又抽回一只手轻轻的拂去他发梢上刚刚聚拢的几粒小水珠，看着秦明一丝不苟的把剃须膏挤压出的细密泡沫均匀平整的涂在自己脸上，然后又看着秦明在手术刀和刮胡刀之间选择了那把手术刀，全神贯注的把泡沫一点一点刮走。

秦明停下冲去刀片上泡沫的间隙里，林涛突然笑了出来，

“下次再看见李叔，我要告诉他，我对象的手术刀现在更厉害了，可远不止能切小龙虾，还能刮胡子。”

秦明瞥了他一眼，

“我更喜欢用手术刀。”

“秦明，你有没有觉得你和带刃的东西有缘？要搁在古代，估计你肯定是个大侠，要是在神话里，你也得是个判官，难怪你适合法医。”

秦明继续认真的刮着林涛下巴上的泡沫，没有理会林涛有些自得的语气，林涛也没有在意，过了一会儿他又问道，

“你说带着泡沫的胡子是什么感觉？”

秦明正低头冲掉刀片新沾上的泡沫，随口答道，



“我不知道。”

抬起头的瞬间，就被林涛猝不及防凑近前来吻了一下，嘴角也被粘上了一些湿漉漉的白色泡沫，

“现在呢？”

秦明抿着嘴唇把手术刀举到了林涛的眼前，

“我既不喜欢泡沫，也不喜欢胡子。”

不过已经开始发红的耳廓出卖了他的心思，林涛笑嘻嘻的看着他，心满意足的伸出手替他抹掉了嘴角的那一抹泡沫，

“我错了，你继续。”

等到秦明完全把泡沫都刮干净，然后又仔细的检查过一遍以后，林涛凑近他的耳边，

“是不是还得亲自测试一下刮的合不合格？”

秦明耳廓上原本还没完全消下去的红晕，被这句话直接染红了脸颊，他看着林涛有些得逞的笑，突然伸手捧住了对方的脸，然后凑了过去，将自己的嘴唇严丝合缝的贴上了对方的，过了几秒才放开，

“合格。”

看着林涛也开始慢慢爬上红晕的脸颊，秦明依旧捧着他的脸，

“这可是你说的。”

秦明感到环在腰上的手稍稍用力，自己直接被拉进了熟悉的怀抱里，细密落下的亲吻不给他反应的时间，秦明原本捧着林涛脸的双手不知不觉间滑过林涛的后颈，

紧紧环绕，同时感觉自己的脖颈处也在被熟悉的触感不断摩挲，发丝间穿梭着手掌的温热。

炙热的吻是两个人此刻对心中欲望所能表达的最高界限，仿佛心有灵犀般，彼此都知道还不到能跨过那条界限的时候。

不大的洗手间里，两个人在彼此的呼吸声中平复着心口鼓噪的跃动，秦明在慢慢平复的呼吸中看着林涛，

“二审……会顺利吧……”

他问的很小声，语气却不全是疑问，林涛也看着他，

“肯定会。”

声音也不大，坚定有力。

秦明渐渐的露出了笑意，林涛迎上去吻了他的额头，

“一定会的。”

清醒的沉沦，或许也是这场有些特别的爱情所赐予的限量感受，不断徘徊冲荡的欲望交织着绝对的理性，感性理性博弈的结果，在这里已经不在于输赢。

“刚好有些话，终于可以从今天开始说了。”路灯下林涛吻了吻秦明的耳廓，

“我也给你写了回信。”秦明抬起眼睛看着林涛。

“回家真好。”

“嗯。”